



初盛唐送别诗研究

CHUSHENG TANG
SONGBIESHI YANJIU

邓田田 著



初盛唐送别诗研究

CHUSHENG TANG

SONGBIESHI YANJIU

邓田田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盛唐送别诗研究 / 邓田田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81128-895-7

I. ①初… II. ①邓…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7441 号

初盛唐送别诗研究

邓田田 著

责任编辑：暴红博

装帧设计：张春燕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址：<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25

字 数：19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895-7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前　　言

在文学史上，初盛唐诗家济济，是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送别诗这种诗类自先秦萌生开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在盛唐时走向艺术上的成熟。此期的送别诗是唐诗之林中最绚烂的瑰宝，并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

本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以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初、盛唐时期送别诗的特点，借以得到一个较全面客观的结论。

首先，笔者通过对此期送别这一类型诗作的阅读发现：以往，由于对唐人昂扬精神先入为主的成见，对唐代送别诗、尤其是初盛唐送别诗的研究往往更关注那些情调昂扬积极的作品，而忽略了那些情感上伤感惆怅的诗作。这就有了思想上的局限。本书力图通过对大量文本的具体分析，全面地审视初盛唐送别诗的情感内质与艺术特色，借以得到一个较完整客观的结论。

其次，本书充分注意到送别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功用性很强的题材。在研究时，本书抓住这个特点，将每篇诗作都与作者当时的社会生活紧扣，把作品还原于场景之中，深入剖析其社会属性。

再次,由于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入唐后,送别诗渐渐由一个孤立的题材发展成一个交织的题材,最终在盛唐时形成了多维多元的特征。笔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由于漫游、入幕、科考、迁谪等社会元素对送别诗这一题材的浸漫,有很多的送别诗,既可以贴上送别诗的标签,也可以作为边塞诗、咏史诗、咏怀诗、闺怨诗来审视。本书抓住初盛唐送别诗题材上多元多维的特征,深入发掘其丰富的审美内涵与多重的情感映射。

最后,“送别诗妙在写情”,本书研究初盛唐人送别诗,着重从“情”字入手,没有走马观花似地扫描此期的诗作,而是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诗家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所作送别诗一首首的具体分析,摸索出文本中所蕴含的“诗情”、“诗心”。不但要探析送别诗在初盛唐时艺术手法的发展、诗风及审美趣向的转变,更力求透视诗中所展现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

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辨析了送别诗的概念,总结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并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在“送别诗”的界定上,本书采取广义的“送别诗”的概念,即围绕送别这一主题产生的、表现送别这一情境中主客离别之情的诗歌。近年来,虽然有一些研究初盛唐送别诗的论文,但一方面数量较少,另外在研究上也不够深入细致,更缺乏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完整的专题研究的著作。可以说,对初盛唐送别诗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需要开拓。本书试图不但要抓住诗歌审美上的艺术特色、诗中展现的情感世界,还要深入地剖析诗人的内心世界,探析其中所放映的士人心态与时代精神。

第二章研究了送别诗在初唐时的发展状况。初唐的送别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却为盛唐送别诗走向艺术高峰做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初唐前期的送别诗多为宫廷应制之作,表达上雍和雅正,情调上四平八稳,缺乏真实的自我认知和独特的情感世界。但是,由于帝王重视送别诗的仪式作用,推广了临别赋诗这种习俗,客观上推进了送别诗在唐代的发展。初唐后期,下层官员与文人寒士渐渐成为大力创作送别诗的主体。他们不再小心地掩盖自我个性,而是以标举出独特的个人风格为美。另外,由于时代所激发的功业理想,即使在送别诗中,这些文士们也表达出昂扬的壮志,以及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第三、四章研究了送别诗在盛唐时的发展状况。盛唐时,送别诗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在情感之美、语言之美、意象之美、意境之美这四个层面上都有了全新的开拓。第一,情感的多元化。由于盛唐时昂扬的时代精神,送别诗虽仍以“悲别”之情为主流,但“壮别”之诗则比之前数量大增。第二,新的语言审美趋向,以明白晓畅为美,追求清新自然、意切情深、韵味无穷的语言魅力。第三,离别意象的妙用。“柳”、“酒”、“水”、“月”等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的使用走向成熟,走向与诗情浑然一体的化境,打破了文本载量的象限,给予诗歌更凝炼、更具延伸性的美感。第四,巧妙营造意境。盛唐诗人发展六朝以来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境”之美与“情”之深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别具深宛流美之致。

最后,结语中阐述了初盛唐送别诗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

响，并浅要地探讨了送别诗在中晚唐的发展。初盛唐送别诗在社会功用、审美意趣、艺术手法、情感内质等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中晚唐送别诗虽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初盛唐时的创作经验，但在情调、意境、审美趋向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送别诗概论	7
第一节 送别诗概念之辨析	7
第二节 唐代送别诗历史背景及基本功用	12
第三节 唐前送别诗发展概况	28
第二章 初唐送别诗	34
第一节 初唐送别诗概况	34
第二节 王勃送别诗研究	43
第三节 卢照邻送别诗研究	57
第四节 陈子昂送别诗研究	75
第三章 盛唐送别诗(上)	98
第一节 盛唐送别诗概况	98
第二节 王昌龄送别诗研究	122
第三节 高适送别诗研究	148

第四节 岑参送别诗研究	167
第四章 盛唐送别诗(下)	185
第一节 王维送别诗研究	185
第二节 李白送别诗研究	210
第三节 杜甫送别诗研究	230
结 语	258
参考文献	262

绪 言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唐诗重情而宋诗主理，因此唐人对于离别甚至会发出“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惜柳条青”（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一）^①的感叹。晋人王衍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②然而唐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相比之下，唐人的情感有更多的贴近世俗人生的平常心、普通情和厚实感。因此，唐人的送别诗特别注重感情乃是其异于此前此后任何一个朝代的审美特质。而初盛唐时期，正是此一特质的开端发轫之际。最早驰骋于诗坛的王、杨、卢、骆“初唐四杰”因并不幸运的坎坷身世原因，他们的诗作大都是饶有真情实感的，他们之所以与那些为文造情的朝廷中富贵风流的宫廷之作判然有别，正是因为四杰诗有内容有感情而宫廷诗人内容空洞缺少感情。

^① （唐）李商隐撰，（清）冯浩笺注，蒋凡校点，《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② （唐）房玄龄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47页。

看重感情是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漫游全国各地蔚然成风，则是唐代文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诗人们离开家乡，来到某地，或住数年，或止一宿，甚至夕来朝别，但是在看重情感和注重礼数的唐代诗人那里，哪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席不暇暖，即使行色匆匆，情感却不能匆匆。于是在作别揖别之际，一首首满载着深情厚谊的送别诗作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由此可见，送别诗作为唐人尚游历的产物俨然在大唐诗国中蔚为大观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方面是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新兴的李唐王朝终于实现了全国统一。使得南北方人民可以自由行动，自由来往；另一方面是新兴唐王朝决定对于选拔人才的仕宦制度进行改革，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招纳天下之英才。这对于天下读书士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除了科举之外，初盛唐时期的最高统治者还常常通过奖励边功卓著者擢拔人才，通过寻访隐逸高士来征诏人才，这些举措，使得广大读书士子或者赶考，或者从军，或者暂时隐居山林，在各种生活场景中，广结机缘，广交朋友。一时间，文人们南来北往，漫游成风，宦游成风。漫游时拜谒贤达，交朋结友，宦游时更需要广结良缘，广聚人脉，期求友朋的推荐帮助。即以本书所论述的几位诗人为例，从初唐最早的一位王勃到盛唐最后的一位杜甫，在他们的仕宦生涯中，无一没有得到过友人的推荐与帮助。

唐人除了主动游历江山胜迹、名都大邑之外，生活的艰辛也常常使得他们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去赴考、赴任、省亲、访友，以及被动下第、迁谪、流放、逃难，等等。如果

说这种到处游历、不断迁徙是一种频繁“移动”的行为的话，那么由此而产生的送别诗就起到了将人心与人心、人心与江山风物相互“联通”的作用。可以说，唐人的情正是由包括送别诗在内的这些作品表达、抒发出来的，一方面因送别之人、送别之事而激起送别之情；另一方面送别之情一旦凝聚为送别之诗，又使读者（往往也同时是另一位作者）深受感动与感染，心中的情感也得到不断培育。这种通过送别诗作而交流往复的情感，使唐诗中的“情”越积累越厚重，唐代之所以普遍具有看重感情特别是看重友情的社会心理（宋人也看重感情，但似乎比唐人更看重男女之情），送别诗在其中应当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是饱览江山胜迹，另一方面是广交天下朋友，送别诗在此迎来送往背景下也发展得非常兴盛。纵观初唐时期诗人的送别诗，一方面倾注对朋友的感情，表达对朋友的寄托；另一方面也借此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表达自己的人生意愿与人生理想，表达自己对于人世人生的种种感悟，甚至涉入天道命数的哲理思考。一般来说，得意时自信满满，失意时灰心丧气，这都是送别诗所常见的，但最难得的是当初唐诗人们经历了有才无命，有时无命的困厄之境后，盛唐诗人则普遍表现出了他们的成熟。总的说来，在盛唐诗的送别诗中，虽然仍免不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牢骚愤慨，但是作为诗人本身的心理素质，则普遍增强了，在送别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群体在心理上的成熟与壮大。

有撇开离情而直接表白“一片冰心在玉壶”高洁心志的；有慰藉友人“送君不觉有离伤”（《送柴侍御》）的；有

鼓励友人无论怎样的人生低谷都要始终保持自信“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的（《别董大》）；有略写离情而用浓墨重彩描绘边地异域奇丽风光的，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这些诗人看来，送别再不是黯然神伤的魂断，而是施展人生抱负崭新局面的开始。所谓“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在初唐送别诗中，有的是抒壮志、展壮观、期壮举的一种刚健奋发的精神气概与壮志凌云的审美境界，这显示出唐代送别诗已经进入他的壮年时期了。如果说，王勃、卢照邻等人的送别诗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悲切苍凉，但实际上却还显得比较稚嫩，到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这里就显得比较成熟了，悲音渐少而壮音渐多，送别诗整体局面也显得越来越开阔。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送别诗伤时感世的声音又再次响起。在杜甫那些送友赴边赴战的诗中，作于安史之乱时的《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就与作于安史之乱前的完全不同，在诗中，诗人的思想感情异常沉重：“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裴回悲生离，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遗民，后汉更列帝。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①一方面是感时恨别，另一方面也充满了遭逢乱离的身世潦倒之叹息。但他比初唐四杰思想境界高超的地方，就在于决不滞于个人一己之悲欢离合，而是更多地心忧天下，悲悯苍生。在

^①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8页。

送别诗里，作者屡屡勉励朋友在“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之际，要坚持“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蠭贼”的救国救民精神，整顿地方，安抚百姓，只有“行行树佳政”，才是“慰我深相忆”（杜甫《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①，即对于我最好的安慰与想念。因此，从表面上看，从王勃到杜甫，历史经历了初盛唐，送别诗的基调似乎又回归到了对于世事人生不幸的感伤，但是其中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那就是只有在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盛唐诗人这里，才真正实践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滕王阁序》）^②的诗人志节。

“大抵送别诗妙在写情。”^③“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④本书研究初盛唐人送别诗，着重从“情”字入手，而选择此期几位很具特色且很有影响的大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企图对此期送别诗作一历史性的扫描。透过这些送别诗，我们不但能探析到唐诗艺术手法的发展、诗风及审美趋向的转变，还能摸索出唐代诗人在心态上起起落落的轨迹。不仅有助于揭开唐诗的美学面纱，有助于深刻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

①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② （唐）王勃著，何林天校订，《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

③ （明）敖英著，蔡启伦注，《唐代绝句类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④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神，也有助于理解唐代的审美精神与文化品格。本书便试图通过文本分析与个案研究，结合对唐代影响送别诗盛行风气的种种原因的探讨，结合对送别诗中映射出的士人心态及社会潮流的变迁的剖析，从文本、文学、文化三个角度来考察唐代送别诗的审美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大量文本的阅读分析，将唐代送别诗表达的情感意蕴、文学特色加以群体研究，并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探讨诗歌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属性，分析唐代社会历史现实、送别方式、时代风尚等因素对送别诗诗风生成的重要影响。分析送别诗中所展现的士人的内心世界。

从研究角度上来说，本书紧扣了“诗”、“情”、“心”、“时”四个要点来展开研究。送别诗与其他的诗歌题材相比，不但盛行于初盛唐时期，而且社会功用性特别突出，其社会性与个体性同样重要，这就使对送别诗的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及历史特质。本书的研究试图不但要抓住唐代送别诗审美上的艺术特色和诗歌中展现出的情感世界，还要试图深入地剖析诗人的内心世界及所处时代的整个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把对诗风、士风、时风三者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诗人的心路历程作出一定的探索。

第一章

送别诗概论

第一节 送别诗概念之辨析

在展开研究之前，必须先明确送别诗的定义，以便界定初盛唐送别诗的具体研究范围。

首先，送别诗是交往诗中的一种。人间既有交往，自然就有遇有别，伴随着离别关系所产生的诗歌类型就是别诗。中国是一个重情的国度，别诗的创作可以一直追溯到诗歌创作的源头，《诗经》中的《燕燕》，《楚辞》中的《九辩》、《招魂》，这些无不都与生离死别息息相关。“别诗”作为一种具体的诗歌类型的提出，最早是在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里，在裁体别类之时，《文选》中特别提出有“祖饯”一类，“祖饯”有饯行远游、别离之意。“祖饯”类目下共收录有曹植《送应氏二首》、孙楚《征西官属送于

陟阳侯作诗》、潘岳《金谷集作诗》、谢玄晖《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沈约《别范安成诗》八首诗歌。虽编者并未对“饯别”诗作出概念上的定义，但从所选作品上，至少可以明确地归纳出编者的三个意图：第一，在标题上，除潘岳之《金谷集作诗》外，其余七首都具有“送”、“别”等字义作为题眼；第二，在内容上，这八首诗都以描写离别场合为主干；第三，在情感上，这八首诗都抒发了深切绵缈的离情别意。此为文学史上对“别诗”一类的最早划分，对别诗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昭明文选》虽将“祖饯”单独提出作为一类，在别诗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但纵观其对补亡、述德、劝励、献诗等二十三类的划分，则有划分界限不够明晰、内容涵盖有重复等缺点。宋代李昉编《文苑英华》一千卷，所录作品时间上溯至梁代，可见其对《文选》的继承与发展。对比《文选》，《文苑英华》不仅在内容上要庞大丰富得多，而且类目划分也更为复杂、细致。在“应制一零”门下，立有“饯送”条目，从卷二六六至卷二八八则集中收录“饯送”诗作，并分为“送行”与“留别”两类，而“送行”类下又特别分出“送人省觐”与“赋物送人”两种，并以主客身份有别、“去”、“留”行为不同为界限的二分法，对之后诗集编纂者在分类上影响较大。

专门提出“送别类”这个概念，并为之下了具体定义的是元代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编者将所录诗歌分作四十九类，并在此书中专门作有分卷小序，以说明此条目的定